

# 澳門記略

〔清〕印光任 張汝霖著

趙春晨 點校

嶺南叢書

廣東

49

# 澳门记略

〔清〕印光任 张汝霖 著

赵春晨 点校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明新

## 澳 门 记 略

〔清〕印光任 张汝霖 著

赵春晨 点校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佛冈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印张110千字 21插图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000册

ISBN 7—5361—0113—9/Z·2

定价：1.65元

## 编辑缘起

《岭南丛书》者，岭南历代文献之荟萃也。南粤大地，山川毓秀，品物蕃庶，远通洋海。自秦凿兴安灵渠，唐拓大庾岭路，水陆通济，次第开发。南北文化，交流益畅，而世界文明，亦于焉交汇。于是士农工商，各勤其业，开物成务，创造发明，前人之述备矣。鸿文巨著，公寇私藏，珠玉纷陈，无虑百千。然而岁月不居，屡经蠹鱼之蛀蚀；沧桑世变，每遭兵火之摧残；“文革”十年浩劫，典籍毁损有加，群书亟待整理，以兴文化而惠来兹，此丛书之所由辑校也。

溯自岭南文化，早发祥于马坝，旧石器之故物犹存；文献流传，始记述于史迁，赵王佗之遗踪尚在。足征岭南地区开拓甚早，而秦以后，其发展之迅迈，与时而增。举凡政治、经济、科学、文艺诸端，靡不追步中原，灿然可观，间有卓立当时，蔚为先进者。如前人谓制糖工艺，乃公元七世纪自印度传入，然据公元一世纪岭南杨孚所著《异物志》，则知其时我粤人不仅能制糖，且品质远优于印度。又如唐宋而后，岭南之冶炼、纺织等工艺，均已居于全国前列。明代铸钱，高州之炉青钱为成色最高者之一。《广东新语》更记有一冶铁炉需千余人操作之壮观场面。此皆古代岭南人士聪明才智之所创也。

至若思想文化，则如惠能之禅学，远播东洋；张九岭、余靖、丘浚、海瑞之功业文德，永垂后世；陈献章、湛若水、陈澧之哲学、经学，屈大均、陈恭尹、黄遵宪、丘逢甲之诗作，康有

为、梁启超之学术思想、维新变法，黎简、居廉、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之绘事，皆为后人所赞誉。尤有足称者，则明代黄萧养反抗封建统治之斗争；清世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之壮举，皆足以振奋人心，而启迪革命之精神。至若三元里人民奋抗英兵，严惩侵略者之凶焰；孙中山高举革命义旗，遂摧二千多年之帝制，尤为伟烈丰功，名垂青史。

至言贸易，则名城广州，早立市舶之司；工贾云集，更成通商之埠。若夫波罗庙内，长祀南海之神；怀圣寺旁，永矗求风之塔，此乃舟子风波之祈祐，远洋贸易之航标，而为古代商务繁荣之见证。举要言之，则顺德之蚕丝、广州之牙雕、石湾之陶塑，早已贸迁海外，驰誉四方矣。

至于岭外人物，莅止南州，而留有嘉绩德风者，则如陆贾大夫之祠堂，永镌开发之功；达摩祖师之初地，遂启禅宗之绪；韩愈教化潮州，文风丕振；包拯抚循端水，清范长存；葛洪之丹灶，可溯道教承传；苏轼之歌吟，堪瞻风流文采；文天祥之抗敌成仁，陆秀夫之负帝蹈海，林则徐之销烟御侮，关天培之血战捐躯，咸令人瞻式不已也。

兹所列举，不过荦荦大端，前贤往迹，备详典籍。惟是文献累代承传，浩如烟海，对此宝藏，前人曾有《广东丛书》之辑，欲以保全续绝，用意良深。诎以时世变迁，未竟其业。我等深恐时愈久而版册弥湮，岁月迈而耆宿渐老，故承上级之委托，发同人之热忱，踵武前贤，从事整理。惟感责任之艰巨光荣，惭才力之菲薄难胜。仅择其重要者，先为理其错简，补其缺残；标点分段，校勘谬讹；译句释词，间加按语；至于探源索隐，钩深致远，行将次第展开，尽力而为。务期便于披览，广为流传，俾读者仰先哲之高风而立德立志，感故里之文明而爱国爱乡。学术则寻源别委，以明历代思想发展之条贯，有承有传；名胜则问果求因，俾

悟创业之艰难而珍今珍昔。是当大有助于社会主义之建设，增进热爱桑梓之情怀者也。然而独力难支，众擎易举，惟盼国中达人，海外名宿，惠予支持指导，庶几共观厥成，则幸甚矣。

《岭南丛书》编委会

## 凡 例

- 一、本丛书收集岭南学者、作家之著述，及其他有关岭南之文献，包括文、史、哲、地、经、法诸类。
- 二、本丛书所收古籍下限，断至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前。特别重要者，可逾此限。
- 三、本丛书着重收历代学术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之著述，务期反映岭南文献之全貌。
- 四、本丛书着重收有学术价值的稿本、抄本、孤本、善本、罕见本。
- 五、本丛书一般不收巨帙、残本、府志、县志、或学术价值不大者。
- 六、凡字数不足五万字而难以独立成书者，根据以类相从之原则，把若干种合为一编。
- 七、本丛书之整理方式为：标点、校点、校注、汇编、辑佚等。
- 八、本丛书收入之著作，力求选用校刻精、错误少的一种版本为底本，校以通校本或参校本。
- 九、本丛书依照编委会拟订的“标点体例”，使用新式标点进行整理。
- 十、本丛书部分著作于书后附录有关传记、年谱，以及历代评论。
- 十一、本丛书为便于检索，原无目录者，均新编目录。

## 前 言

《澳门记略》是清人印光任、张汝霖合著的一部记述澳门地理、历史和社会风情的著作，也是我国古代方志中专记澳门的唯一一种。它产生于清代乾隆前期，即十八世纪中叶。这时上距葡萄牙殖民者开始占据澳门的时间约二百年之久（张汝霖在此书序言中称，“自濠镜开市以还，二百余岁”。书中《官守篇》更具体讲，明嘉靖三十二年“蕃舶托言舟触风涛，愿借濠镜地暴诸水渍贡物，海道副使汪柏许之。……佛郎机遂得混入，商栋飞甍，栉比相望，久之遂专为所据”。濠镜即澳门，佛郎机是明代对葡萄牙人的称呼，明嘉靖三十二年即公元1553年。但目前研究者一般认为葡人占据澳门始自1557年。）在这二百年里，葡萄牙人锐意经营澳门，将其作为它在远东进行殖民活动和国际转口贸易的基地。继之而来的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把澳门作为他们来华从事贸易、传教等活动的落脚地和越冬场所。故此促使这个“孤悬海表”的荒僻渔村，一时获得十分迅速的发展，成为明清之际中国沿海最重要的中外贸易口岸和中西交往的一个中心。虽然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英国等先后取代了葡萄牙在东方的商业霸权，并开辟直抵中国广州的贸易，澳门已开始由盛转衰，“富庶非昔比”，但在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沿海夺得新的侵略据点之前，它在中西关系中仍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另一方面，在这二百年里，明清两代中国政府和地方官吏、士子，也日益感受到了居住、逗留在澳门的葡萄牙等西方殖

民者对中国所构成的威胁，越来越提高了对澳门的重视，不断谋求抵御和控制之对策。1574年（万历二年），明政府在澳门与内陆连接的莲花茎建关闸，“官司启闭”。1621年（天启元年），又在距澳门十五里的前山寨建参将府，派陆兵七百、水兵一千二百余名戍守。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政府在澳门关前街设立海关。1731年（雍正九年），清政府移驻香山县丞于前山寨，“分防澳门”，“察理民夷”。1744年（乾隆九年），更在前山寨设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通称澳门同知），“专理澳夷事务，兼管督捕海防”，而将香山县丞衙署进一步移入澳内望厦村。明清中国政府还一直向占居澳门的葡萄牙当局收取地租，并多次在澳颁布禁令，约束外人的活动，行使中国的行政和司法主权。《澳门记略》一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出现既反映了当时澳门作为中西贸易和交往的中心这一历史地位的空前提高，也反映了中国官方和知识界对澳门的重视以及加强中国海防、抵御西方殖民者侵略的愿望。同时它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了当时在中国一些与西方事物开始有所接触的知识分子中，朦胧地产生了解西方、认识世界的要求。

《澳门记略》的作者之一印光任，字黻昌，号炳岩，江南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县）人。雍正年间由廪生举孝廉方正，分发广东为官。历任石城、广宁、高要、东莞等地知县，颇有政声，尤长于经办中外交涉事件。故1744年朝廷选派他担任了第一任的澳门同知。印到任后，颇能忠于职守，首订管理蕃舶及寄居澳门夷人规约七条，加强中国政府对澳门的管辖，并能妥善处理各项涉外事端。后来为他写传的袁枚曾称赞道：“公任海疆久，于诸夷种类支派，某弱某强，某狡某愚、某地之山川形势，靡不瞭居别白于胸中，以故先事预谋，当机立断。终公之任，海面肃然。”印光任后来还曾担任过广东南澳同知和广西庆远、太平两府知

府，因事去职。晚年在乡家居，终年六十八岁。生平所著尚有《炳岩诗文集》、《翊薪编》、《补亭集话》、《雨吟碎琴草》、《铁城唱和》等书，今存者唯《澳门记略》。

《澳门记略》的另一名作者张汝霖，字芸墅，安徽宣城人。生于1709年，卒于1769年。张于乾隆初年由拔贡生保举知县事，先后在广东任河源、香山、阳春等地知县。乾隆十一年（1746年）叙澳门同知事，十三年实授为澳门同知。张在同知任内，曾报请封禁澳门“唐人庙”（向中国人传习天主教的教堂），并“以他族之逼处也，蒿目忧之，时时见诸吟咏。著论四首，各言其病与所以药之方”。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发生葡萄牙兵士亚吗咭、安哆呢在澳门杀毙中国人李廷富、简亚二一案，葡人驻澳兵头若些拒不肯向中国交出凶犯，张汝霖反复与之交涉，“心力几瘁”。最后案件虽获解决，并由张汝霖与香山县知县暴煜一起制定出《澳夷善后事宜》十二条勒石刊布，重申了中国在澳的行政和司法主权，但张终因凶犯亚吗咭、安哆呢被葡兵头若些“擅遣”永戍地满，受到朝廷申斥，并降职去任。自此张汝霖遂返宣城家乡，不复为官。张平生亦好诗文，除《澳门记略》外，还著有《辛辛草》、《吴越吟》、《耳鸣集》若干卷，今多已散佚。

《澳门记略》全书共分两卷三篇。上卷包括形势、官守两篇。其中形势篇记澳门的地理形势、山海胜迹及潮汐风候等，官守篇记澳门的历史沿革，主要是葡萄牙占据澳门之经过和明清两代中国政府在澳门设官置守、施行管辖的情况。下卷为澳蕃篇，着重记澳门西人（主要是葡萄牙人）的体貌服饰、生活起居、习俗风尚、物产器具、船炮技艺、语言文字等，同时对当时来华贸易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作有简记。印光任、张汝霖二人都曾担任澳门同知的职务，他们又都是对西方事物有一定接触的、颇富

观察力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书中所记不少是取自衙署档案、簿册，或者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印、张二人在诗词方面也颇有造诣，《澳门记略》在正文相关处，记录了他们和友人们吟咏酬唱的不少诗作。这些诗作不仅可对正文起注脚和形象化的作用，本身亦有较高的文学鉴赏价值。此外，书中上下两卷还附有插图若干幅，用形象的画笔给人们留下了有关当时澳门自然和社会风貌的若干真实记录。凡此皆表明，《澳门记略》对于研究早期澳门历史和明清之际的中外关系都有重要利用价值，是有关研究者必读的一部中文典籍。同时，对于今天的一般读者来说，它亦是一部了解澳门历史、地理概况和旅游名胜的饶有兴味的知识性读物。

当然，《澳门记略》写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实行闭关政策时期（1685年清政府虽宣布开放海禁，设闽、粤、江、浙四海关，定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但不久——1757年即下令停闭广东以外的其它三处口岸，并对限于广东一地的中外贸易和交往规定了许多苛细禁令），《澳门记略》的作者尽管在对西方事物的了解程度上已属当时的佼佼者，但他们的眼界仍然十分狭窄，他们的思想还封闭在“华夏”与“蛮夷”的传统模式之中。对于正纷至沓来的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和西方文明，他们基本上还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这种情况在《澳门记略》书中时有表现。例如，作为直接管辖澳门的清朝官员，印、张二人同自己的上司和清政府一样，居然会不知二百年来“僑居”澳门、今日仍同他们打交道的“澳蕃”，始终是明代被称作“佛郎机”的葡萄牙人，而非所谓“大西洋”（即意大利）人。再如，明季来华之传教士利玛窦在所贡《万国全图》中介绍世界有五大洲，其中欧罗巴洲有国甚多，意大利亚（即意大利）居其一，印、张对此却仍认为“其说荒渺无考”。至于书中将西班牙

牙（即“干系腊”）与葡萄牙相混、葡萄牙与法国（即“法郎西”）相混、英国与荷兰相混等张冠李戴的情况更是多有发生。这些舛误虽多系沿袭《明史》等书的说法而未加深考所致，但也足以表现当时国人世界知识之贫乏和进步之缓慢。读者在阅读这部书时，对此应加注意和鉴别。（张维华先生《明史欧洲四国传注释》和戴裔煊先生《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二书对此类舛误有很好的疏正，可参阅。）

《澳门记略》的草稿本，最初是由印光任于1745年（乾隆十年）在澳门同知任内写成的。印离任时，将其交给接任澳门同知的张汝霖（当时张只是署任，未实授），“期共成之”。但这个草稿本后来托交粤秀山长徐鸿泉加工润色，不料因徐病故而遗失。到1751年（乾隆十六年）印光任担任南澳同知、权潮州（即凤城）知府事时，张汝霖恰巧也因公到潮，两人重提旧事，于是“搜觅遗纸”，“大加增损”，再次写成《澳门记略》一书。故《澳门记略》书稿最后完成的时间是1751年，地点是在广东潮州。这个书稿于乾隆年间付梓，是为初刊本（关于初刊的具体时间，一般认作乾隆十六年，如北京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即照此编目，但乾隆十六年是印光任、张汝霖完成此书并作序的时间，初刊本上并未标明付梓年月，故不能断定其即为初刊年份。但据《四库全书总目》收录该书提要这一情况，《澳门记略》的初刊最迟应不晚于《总目》完稿的乾隆四十七年，即1782年）。《澳门记略》的乾隆初刊本，目前在国内已甚罕见，仅少数图书馆有藏。现在比较常见的是该书嘉庆五年（1800年）江宁藩署的重刊本和光绪六年（1880年）江宁藩署重刊本（本书校勘记中分别简称嘉庆本和光绪本）。另外还有《昭代丛书》本、《如不及斋丛书》本等。惟这些流行刊本错字均多，有的且有节删，难窥全豹。是以此次点校出版，以乾隆初刊本作为底本，校以嘉庆、光

诸本，并参校了《瀛涯胜览》、《西洋朝贡典录》、《明史》等书。凡改动及存疑之处，均在校勘记中写明原因和根据。原书中的双行夹注，现改排单行加括号。另外，还附录了几篇有关《澳门记略》和印、张二位作者生平的文字，以备查考。点校中的错误，尚祈读者指正。

赵春晨 1987年10月

## 序

《澳门记略》一书，印子儻之，而属张子葳乃事者也。其云“略”何也？腴削两手，而需成者七八年，今书凡三篇，举其一以丽其余，以言乎体例则不备，以言乎群类则弗该，故曰“略”也。分守之职，率为冗间，而澳拟专闾，隶四望县，事云蹟已，今涉于澳者廑著之，否悉舍之，上不逼郡乘，下不陵一邑之书，然则“略”者，昭其共也。且西蕃逊矣，九州之大，驰衍有言，而亥步或未之历，其《职方外纪》诸书，复囿于听睹，而力不能致。君子曰：惟其蕃也，以“略”之者外之；于其所不知，以“略”之者阙之也。

间尝取《大一统舆图》而览之。意大里亚在西海之极，与陆处之俄罗斯直。澳门，南交一黑子耳，一枝远寄，等于蒙鸠。顾自濠镜开市以还，二百余岁间，大事修戎，小事修刑，而余与印子值红毛、弗郎西、吕宋之羁縻，兵头若些之愎戾，念予手之拮据，寻已事之龟鉴，篇中尤三致意焉，抑亦将借为吾补过之书而已。

客有难之者曰：“古人书以‘略’名，惟汉刘子骏总群籍为书，谓之《七略》。今子之意将毋同？”张子曰：“歆书曰《略》，逊其名也；余书曰《略》，章其实也。何必同？”虽然，有说焉。子舆氏曰：“尝闻其略。”又曰：“此其大略。”政莫大乎官制、田制，而数数云尔者，一以咎诸侯，一以望滕

子。是书成，前乎吾之君子，书缺有间，所不敢尤，若踵事而润色之，则恶能亡？忼然长望于后之君子也。印子闻之曰：“是吾志也，请并书之以序。”

乾隆十六年，岁在重光协洽之七夕，宣城  
张汝霖书。

## 后 序

澳门，香邑一隅耳。然其地孤悬海表，直接外洋，凡夷商海舶之来粤者，必经此而达，且有外夷寄处，戒何可弛？雍正八年，设香山县丞，分驻前山寨，专司民夷交错之事。乾隆八年，大府又议设同知一员，辖弁兵镇压之，擢余领其事。余不才，念事属创始，爰历海岛、访民蕃、搜卷帙，就所见闻者记之，翼万一补志乘之缺。而考之未备，辞之不文，必俟诸博雅君子。此《记略》之所由来也。

乾隆十一年春，予奉文引见，代予者张子，諒而有文，因以稿本相属，期共成之。张子曰：“余簿领劳形，恐不逮。粤秀山长徐鸿泉，余同年友，且与君契，盍以正之？”余曰：“善。”将稿属鸿泉而去。比引见后，以病暂回故里。遣人索前稿，徐已卧病，未几卒，原本遂失。兹余复至粤，辛未四月权潮郡篆，张子亦以摄醴司至。公余聚首，语及辄感慨久之。余因搜觅遗纸，零落辑集，旬日间得其八九。张子乃定其体例，而大加增损焉，视原稿之粗枝大叶，迥不侔矣。

嗟夫！此书仅两帙耳，初非篇章繁杂，必迟之岁月者。乃草自乾隆十年，粗得其稿，而失于徐子之手，历五六年，而残楮剩墨弃置敝麓中，不为蠹鱼所蚀，至今日而犹得腋集成编，此非张子不能成，更非同官凤城亦不能成。无多卷帙，几经聚散，不至终废其成也，殆亦有数存其间耶？因书以识之。

乾隆十六年辛未秋孟，宝山印光任书于凤城官舍。

**【校勘记】**

(1) “乾隆十六年辛未秋孟”九字和“书于凤城官舍”六字原缺，此据《昭代丛书》本补。